



醫學對運動能做些什麼？

談



W.W.

一、醫師對體育團隊能做些什麼？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種運動，都需要每一階層、每一職業的人配合才行。可是目前國內的現況並不是這樣，一般人還是認為運動的推展與參與是體育系或體專畢業生的事情，以至於一般民衆參與的並不多。但貴學院張博夫學長，卻是個可敬的例子。他是貴學院藥學系畢業生。目前我們田徑協會聘請他擔任顧問。每次舉辦國際性比賽時，都缺不了張學長，因為他英、日文都通，是招待組不可缺少的人。而更感人的是：張博夫先生對運動尤其熱心，每次比賽，他總是奉獻出大部份的時間在田徑協會務的推展上，反使自己的公司都暫置一旁了。我舉了這個例子，特別說明非體育界人士積極參與運動團體是多麼重要！我們國家正推行全民體育活動，如果想要獲得成功，非有如此的參與熱情是不行的。醫生也是社會的一份子，當然也應該積極的參與。

除此之外，醫生對體育界還能做些什麼呢？非常多！

18

去年（民國六十八年）年底，學生活動中心推出一系列慶祝廿週年院慶名人專題講座。其中首先邀請我國田徑女傑，有「飛躍羚羊」之譽的紀政小姐，主講醫學界對體育界的關係。由紀政小姐來談國內運動醫學之現況及需求之殷，相信對同學會有所啓發；其次會使同學們更明瞭事情演變的過程，也由此更明白處國際局勢逆流中的因應之道。我們相信：未來的醫師，將不只是居於醫院與家庭的公民為已足，以其各方面優越的能力，當可在社會各基層發揮更積極的力量，體育界是我們的近鄰，運動更是預防醫學的內容，是健康社會的催化劑，所以我們決定刊出這篇演講稿，以為響應全民體育活動之誠。

但是很可惜的，目前國內醫學界對運動醫學方面尚未重視，可以被認為醫學界並沒有積極參與體育界。這怎麼說呢？譬如：我自十六歲起就代表國家，到各地去參加比賽，可是卻從來沒有一位隨隊醫師同行。隨隊醫師以骨科醫師最重要，另外就是 pedestalist 一即「腳部專科醫師」，他是專門醫治腳的毛病的，而國內到目前就沒有這專門醫治腳部傷害的專科醫生。這是醫師對體育界、運動員能做的最高貢獻，而我們尚未注意到。另外“trainer”運動醫護人員（不是教練，教練叫 coach），他的主要工作是幫助隨隊醫師，照顧運動員的健康。在選手比賽之前，他要給選手包紮容易受意外傷害的部位，如膝、踝關節等，以預防選手在比賽時出意外。而如果選手受傷了，他也用種物理治療方法，使選手儘早的康復並回到運動場上去。這三種角色都是醫師可以做，而且是非常需要去參與的。另外，目前世界上運動先進國家對深深潛力運動員的運動就先抽出肌纖維檢查，以決定究竟適合做那一種運動單項的運動員。所以我們若要提高運動實力，這方面的發展是必須做的。除外，精神醫師或心理學家也是運動員必需信賴的，他們幫助選手克服心理上的困擾或障礙，於賽前賽後分別幫助選手分析自己的心理狀況以達到最佳的運動狀況，因為每一個運動員都會為自己的運動成績不好找藉口，而這類藉口的心理動機如果不被找出，並有人幫助他克服的話，對選手個人的進步影響很大。總之；隨隊醫師、腳部專科醫師、精神醫師及運動醫護員（trainer）都是醫學界能夠而且必須參與的，但很可惜的是目前這些醫方面的角色參與的還很少很少！

二、中國奧會會籍問題：

接着紀政小姐談到奧會中國代表權問題。首先：她語重心長的說：多年來，全國體育界對於保護我國體壇在國際地位上的措施做得實在太少了。怎麼說呢？她分析道：中共在一九五四年成爲國際奧會的會員國，同時也加入其他各單項運動協會。但自一九五八年起，中共宣佈我國申請重新入會而自動退出國際奧會及其他國際單項運動協會。而我國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真正被承認爲奧會會員國，以後並陸續加入各單項運動協會。二十多年來，除了最近這一、二年，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日趨嚴重，不得不有所舉措，否則，我們的自我保衛措施，二十年來幾乎等

於零——至於該有什麼措施呢？那就是「防」的措施。由多年來和中共折衝的情況相較之下，中共自一九五八年退出國際奧會之後，就開始對我們進行各種統戰的陰謀，可是，對於中共可能用以對付我們的任何陰謀手段，我們事前毫無準備，似乎昏然不覺。如果我們從開始就針對共匪可能使用的宣傳策略預做籌謀，今天我國在中國代表權這個問題上，也不會這麼爲難而居於絕對的劣勢了。那麼，在目前到底我們吃了什麼虧呢？那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報紙、輿論（在共匪多年的蠱惑及陰謀誇張宣傳之下）無不認爲：我國奧會田徑協會等，一直強詞奪理的要佔據所有代表中國的霸權，而且阻擾所有台灣以外的中國人參加國際體育活動的野心。因此，在國際視聽上造成了國際友人對我反感的影像。這一點連我自己也一直這樣認爲。但事實並不如此！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聲明，去年，爲了我國在國際田徑協會的會籍問題，我被派往歐洲訪問一個月，途經十六國，以遊說各國的田徑協會支持我國的會籍。第一站到倫敦（國際田徑協會的會址所在地），首先我拜訪國際田徑協會的總幹事（彼此原就認識），爲了解全面細節起見，我要他把所有和中國代表權問題有關的文件及檔案，全部讓我過目。當我看過一九五六年我國入會的申請書後，令我既驚訝又興奮：因爲在我國的申請書上明白白地記載着「中華民國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目前實際掌握的區域爲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附近的小島」。而多年來，中共向國際體壇刻意聲明反對我們，其所持的論點是：我國自稱中華民國奧會掌握全中國的體育活動。然而我們的入會申請書上已明白的表示並無此意，而多年來的輿論自是空穴來風了。所以假如我們多年來，在每次國際性會議上，就一直把這份入會申請書發給各國的代表及奧會委員，他們必然早就了解我們的立場，而自然也就不會有今天這麼不利的局面了。可是我們並沒有人真正追根究底地去清查就裡，加以反駁，而且過後我又聽說當時爲了我國的申請書如此記載，有違國策之虞，而使有關人員會因此而受禍丟官，使得當時的承辦人員就一直不敢把這件真相往下交待下去，甚至於原來的申請書也沒有存檔下來。近年來，全國辛苦和中共打的仗，我們向國際組織所欲取得諒解而要求的，也原來是我們早在一九五六年入會申請書上所載明的，一直沒有人知道這個既有的真相，真是遺憾！其實在今天看來，當時這樣做並沒有錯。假如我們及早洞察了共匪統戰的陰謀，十多年來，只

要在每次國際會議上提出這件申請書，並複印給世界各國的與會代表，相信中共的陰謀手段必無從着手。可是現在才提出，似嫌太晚了，因為多年來，世界各國政府在共匪陰謀蠱惑下，積非成是，早已一致認為我們的奧會自稱掌管全中國的體育活動，而且那些代表在前來開會之前，已先授意要支持中共了，所以到目前我們能發揮的作用自然就很有限了。由這個例子看來，國內體育界一直對於自我防衛的措施做的不夠，值得反省。

二、體壇與國際政治局勢：

紀政小姐談代表權通信表決函內，所附對我不利之黑函的真相。

國際奧會秘書長在今年（一九七九）九月份到洛杉磯訪問（因為一九八四年的夏季奧運會決定在此舉行），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個嚴重的難題，他很想解決。可是，目前中共給予世界各國政府的壓力實在很大，即使他想公正地解決這件問題，恐怕也沒辦法，但是不解決又不行。於是他就利用訪問美國的機會，順便就教於美國國務院，問他們對於明年（一九八〇年）寧靜湖冬季奧運會中國代表權的看法，結果國務院的回信中說：希望不要因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讓美國及國際奧會有任何困擾。大家都可了解這是一封很政治性的文件。於是國際奧會就在通信投票的通信函內，附入這份信件，圖以美國國務院的意見影響通票的結果，而完成排我國匿案。也許國際奧會秘書長本人要拉攏中共，要幫中共入奧會，可是又不敢正式說出來，所以才藉用美國國務院出面，而自己暗中勾搭。在同樣的陰謀運用下，去年中華民國田徑協會也被逼出國際田徑協會；因為國際田徑協會一直是媚美的，為要讓中共進入國際田徑協會，國際田徑協會的會長竟要求奧會會長基蘭寧去信給聯合國，要聯合國解釋中共目前所管轄的區域範圍。結果回信中說：中共管轄權包括大陸各省及台灣。於是她就以此信來排斥我國的會籍，並滿足了中共入會的要求條件。綜合看來，國際奧會、國際田協的會籍問題，都在國際政治的巧妙安排下，我們被犧牲了。幸好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在倫敦法庭，控告國際田徑違憲的訴訟上勝利了，而保留了會籍。所以，雖然說：政治不應干預體育，但現在的國際局勢下，體壇已被政治污染的一塌糊塗了，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如果要求體育完全脫離政治的污染，在目前簡直如愚說夢，是不可能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王榮華（中）以四分四十七秒

二四破我國一、五〇〇公尺紀錄於加州洛城分校。左起張博夫、沃利克教練、紀政、楊瑪莉。

四、體育與國民外交：

紀政小姐漫談體育對國民外交的重要。

在國際現實的政治環境下，外交情況連遭逆境，於是政府鼓勵各界積極從事整體性的國民外交活動。而我認為體育活動是最好的國民外交。這並非自誇，實有刻骨銘心的體悟。今天我帶來二本剪貼簿，裡面主要是收集了我國運動員在國外（美國及歐洲）的活動報導，這些都是剪當地的報紙。由這些外國報紙上所佔的篇幅，各位可以了解到我們的隊伍在當地所受的重視。去年（一九八一年三月，我率領全國高中明星隊赴美訪問比賽，雖然他們只是高中代表隊而已，但在報紙上的篇幅恐怕即使政府要員出訪，也佔不了那麼多。而看到自己的國旗隨着每日的賽程，出現在外國人的眼前，有什麼比這種方式更容易讓外人接受我們，注意我們、了解我們呢？所以說體育活動是最好的國民外交，絕非虛言。

紀政小姐不僅是國內體壇的偶像，為全國同胞所喜愛；而且他在一九七二年內連續破六個世界紀錄，到目前仍保有一〇〇碼及二二〇碼世界紀錄的成就及待人接物所表現的風範，到今天仍然為國際體壇所樂道。更主要的是，她為全國體育發展而奮鬥的辛勞以及為我國體育和外交在國際奔馳的愛國情操，的確令我們感佩。今天聽了紀政小姐那自然流露的誠摯而感人的演講，相信全體同學已經用從未會有的掌聲，來表達我們對她的愛戴！